

前燕錄九

春秋卷第三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裴嶷

開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晉司隸校尉
嶷清方有才幹器畧魁偉累遷中書侍郎轉給
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
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
被徵乃將武子開以喪俱南過處處敬禮之及
去厚加資送行達遼西道路梗塞嶷欲北還就

廐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行
氏強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疑曰中國
喪亂今徃就之是相率而入虎口也且道路遼
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
求托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
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伯王
之志加以國富民安今徃從之高可以立功名
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從之乃與投廐既
至廐大喜時諸流寓之士見廐艸創竝懷去就

疑首定名分爲群士啓行。庾甚悅之。以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疑言於庾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爲西討之資。庾深善之。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庾問計於疑。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坐成擒耳。庾以爲然。遂陷寇營。威德甚振。遣使獻捷於建康。妙簡行人。令疑將命。初。朝廷以庾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

豪處之。嶷旣使至。盛言嵬之威畧。四海英賢竝
爲其用。朝廷始重之。嶷將還。帝欲畱嶷。謂嶷曰。
卿中朝名臣。當畱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
嶷辭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因事遠寄。投迹
遐荒。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侍奉輦轂。
於臣之私。實爲厚幸。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
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越在遐表。竭
忠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
皇輿。故遣使臣萬里歸誠。今若畱臣不返。必謂

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向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微臣之所甚惜。區區忘身，爲國貪還返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庾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遷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武子開，字士先，與嶷同歸仕。庾任爲車騎司馬，才畧深遠，屢進奇策於庾。事多納用，尋轉軍諮祭酒。

游邃

游邃廣平人也。與逢羨、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中國喪亂，邃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仕，廐爲龍驤長史，制定朝儀。初，王浚屢以手書招其兄暘，暘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盤桓以俟之耳。」暘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邃從之。暘竟歸浚，與浚俱沒於石勒。邃子泓仕爲居就令。

高瞻

子開

商

高瞻字子前渤海蓼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稱善遂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北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與三國密謀伐

魔瞻固諫以爲不可。必不從。及必奔敗。瞻隨衆降魔。魔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赴。魔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欲與諸君匡復帝室。剪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望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以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立功立事。

世問志畧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
辭疾篤不起。庖頗不平。又與龍驤主簿宋詒有
隙。談陰勸庖除之。庖不從。瞻聞其言。彌不自安。
遂以憂卒。

瞻長子開仕儁爲昌黎太守時。土豪封放與趙
故太尉劉準聚衆自守。不附於儁。儁遣開討之。
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遂署爲幕府參軍。從太原
王恪征冉閔於襄國。恪皆騎兵。而閔多步卒。開
說恪以誘致。平地擊之。閔遂敗走。開被重創而

卒

開弟商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爲儁范陽太守
聞兄開戰沒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儁
名見之商涕泣不勝儁顧謂左右曰自古友于
之愛未有如商者也卽日拜昌黎太守商泣辭
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爲之儁愍而改授
遼西

劉瓚

讚一作

劉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談通爲世純儒性

甚清貞非禮不動弟子從之受業者常數百餘人。庾重其德學引爲東庠祭酒使太子玠師事之。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熒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斥勒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

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
幹事之方。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
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耳。勒方欲任之。
裕乃微服潛遁。令支時鮮卑單于段疾陸眷爲
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
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名。以匏瓜自喻。
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
吾曹乎。眷今名吾。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
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

行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
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陰後。況國相乎。卿追
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
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親重。
其後段遼與甄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
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媾。且甄令德之主。不
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
此。願兩追前失。通好。一作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
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

北平相及石虎攻遼長驅入薊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急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既克令支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爲奴虜走今爲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遁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羅絡一作籠絡四海幽薊豪傑莫不向風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歿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其言卽拜北平太守徵爲尚

左丞段遼之請迎於虎也裕以左丞

一多爲相字

征東將軍麻秋司馬秋敗裕爲皝軍所執送之於皝皝素聞裕名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驪北滅宇文歸皆預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龍城

一作和龍

裕雅有巧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爲之規模裕旣仕皝日近寵

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有若布衣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以待之是

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
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
士倫者實亦未幾也及歿諶甚悼之比葬三臨
時年六十一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其父耽清直沈
敏仕爲遼西太守慕容翰攻段氏於陽樂破而
獲之廩甚敬禮用爲謀主官至東夷校尉母李
氏博學有母儀耽常升堂拜之鶩少清素好學

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強國之策事多聽用庖甚奇之及旣卽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封建寧公旣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儁將圖中原驚制勝之功亞於太原王恪暉旣嗣立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簪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辭甚懇至暉優容不許驚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